詩源辯體

詩源辯體卷之二 楚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嚴滄浪云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屈宋楚辭總名再變而爲西漢五言愚按三百篇正流而爲漢魏諸詩詳見下卷別出而乃爲騷耳胡元瑞云昔人言詩文之有騷賦猶草木之有竹禽獸之有魚難以分屬然騷實歌行之祖賦則比興一端要皆屬詩近之已上七句皆元瑞語以下二十二則論屈宋楚辭

朱子云詩有六義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事神歌

雅之盛則幾乎頌矣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已

朱子語

祝君澤云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詩人所賦因以吟詠情性也騷人所賦亦以其發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愚按詩騷之變斯並得之

祝君澤云屈宋之辭家傳人誦尚矣刪後遺音莫此爲古

者以兼六義焉爾賦者賦即騷也誠能雋永於斯則知其辭所以有無窮之意味者誠以舒憂泄思粲然出於情故其忠君愛國隱然出於理自情而辭自辭而理直得詩人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妙豈徒以辭而已哉如但知屈宋之辭爲古而莫知其所以古及其極力摹倣則又徒爲艱深之言以文其淺近之說摘奇難之字以工其鄙陋之辭汲汲焉以辭爲古而意味殊索然矣夫何古之有又云賦之爲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耳若夫霧縠組麗雕蟲篆刻以從事於侈靡之辭而不本於情其體固已非古況乎專尚奇難之字以爲古吾恐其益趨於辭

之末而益遠於辭之本也味君澤之說則近代之爲騷者可知矣

胡元瑞云四詩典則雅淳（國風二雅及頌）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端實自離騷發之劉勰云離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

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者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按淮南王宣帝楊雄王逸皆舉以方經而班固獨深貶之勰始折衷爲千古定論蓋屈子本辭賦之宗不必以聖經列之也

屈原離騷朱子謂其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而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即劉勰言異乎經典者也爲醇儒莊士所羞稱此語

實不爲謬焦弱侫極詆之謂豈變風變雅非孔子所刪定而醇儒莊士能舍忠君愛國以爲道耶至又不欲以怨懟傷原而謂其指一歸於平淡愚按屈原之忠忠而過乃千古定論今但以其辭之工也而謂其無偏無過欲强躋之於大聖中和之域後世其孰信之此不足以揚原適足以累已耳

王元美云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緒使同聲者自尋修郄者難摘耳愚按騷辭雖總雜重複興寄不一細繹之未嘗不聯絡有緒元美所謂雜而不亂複而不厭是也

學者苟能熟讀涵泳。於窈冥恍惚之中。得其脉絡。識其深永之妙。則騷之真趣乃見。後人學騷者。於六義亦未嘗缺。而深永處實少。此又君澤所未悉也。

凡讀騷辭。得其深永之妙。一倡三歎而不能自已者。上也。得其窈冥恍惚。漫衍無窮。可喜可愕者。次也。得其金石宮商之聲。琅琅出諸喉吻而有遺音者。又次也。否則但如嚼蠟耳。

屈原遠遊。較離騷更爲聯絡。而文采亦完。文選不錄。不可曉。司馬相如大人賦。雖倣遠遊。然好以奇難爲工。後人幾不能讀矣。

屈原九歌本祀神之辭中惟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四章或有寄意於君臣之間者餘數章則直祀神耳註家必欲謂屈子事事不忘君故每每穿鑿强解意以爲必如此乃不妄作遂使古人文字牽纏附合愈讀愈晦則註家之過也知此則可以觀陶杜矣

九歌國殤一篇聲悍氣峻錚若金鐵與諸作不同正足爲毅魂鼓勇

離騷宏麗九歌秀美然九歌可學而離騷不易學也 國朝諸先輩競力爲騷紛紛摹擬一時屈子羣然在目矣

屈原九章不如九歌九章涉江哀郢爲勝文選錄涉江而

滄浪取哀郢。各有意。然九章較離騷九歌制作多有不類。即涉江哀郢最工。而文又甚顯。疑未必皆屈子所爲。至如惜往日云。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悲回風云。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是豈屈子口語耶。蓋必唐勒景差之徒。爲原而作。一時失其名。遂附入屈原耳。注家強解。可笑。

屈原卜居。思若湧泉。文如貫珠。妙不容言。漁父警絕稍遜。而整齊有法。皆變騷入賦之漸。故文選特錄之。張中山云。卜居漁父意淺語膚。疑是僞作。其憤謬至此。

張中山說天問云。原見放屏居。山川無聊。雜憶往古。隨筆

詰問。若曰人不足問。故呼天而問之。且其命辭樸拙。斷非漢以後人所能道。但篇中雜沓參差。讀者費解。舊說謂見宗廟圖畫而問。恐壁間未必畫此種種。愚按中山說楚辭。每多謬戾。惟此庶爲獨得。

宋玉九辨。擬屈原九歌。雖若流利。而氣似稍劣。惟卒章氣甚雄沛。然諸篇與屈子另爲一手。焦弱侯謂語類自傷。當出原作。非也。

宋玉九辨。舊分爲十一章。前五章從文選所定。無疑。後自霜露慘悽。至信未達乎從容。爲第六。自竊美申包胥之氣盛。至不得見乎陽春。爲第七。自靚杪秋之遙夜。至蹇

淹留而躊躇。為第八。自何氾濫之浮雲。至亦多端而膠加。為第九。自被荷裯之晏晏。至妬被離而鄣之。為第十。自願賜不肖之軀至末。為第十一。朱子更定為九章。以實九歎。以霜露慘悽。合竊美申包胥。為一章。以何氾濫之浮雲。合被荷裯之晏晏。至下暗漠而無光。為一章。以堯舜皆有所舉任。合願賜不肖之軀。為一章。其論以何氾濫之浮雲。與後卒壅蔽此浮雲相應。宜為一章。願賜不肖之軀以下。不屬前章。則前段無尾。後段無首。而不成文。愚謂朱子以此解論孟之書。則可。非所以說騷也。且以霜露慘悽。與竊美申包胥。為一章。尚或可從。至被

荷裯之晏晏兮與顧賜不肖之軀而別離皆顯然起語安得揷入胷腹耶且屈原九歌實十一章故知九數外別自有附入者不必於九辯致疑也今以霜露慘悽合織美申包胥從朱餘復以被荷裯之晏晏至下暗漠而無光為一章他悉如舊仍定為十一章

宋玉九辯多傷歲時搖落年命將衰放棄無成之意要各有所為未必皆為屈原也漢人惟東方朔七諫劉向九歎為屈原作他如賈誼惜誓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亦各有為王逸穿鑿悉以為為原而作且如哀時命云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九懷云伊思兮往古亦

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是豈爲原作耶。

宋玉招魂

乃屈原既死。而宋玉招之。舊說皆以爲屈原放斥。玉慮其魂魄將散。故作招魂以招之。朱子又云。荊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玉遂因其國俗以招之也。爲此說者。蓋因其篇首數語有未明耳。其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此正屈原既死。宋玉託原詞以訴上帝。故帝遣巫陽以招之也。言長離殃而愁苦。則平生轗軻。與懷沙赴江。俱在其中矣。二千年醉夢未醒。可發一笑。

宋玉招魂。語語警絕。唐勒大招。舊以爲景差作胡元瑞考定以爲唐勒雖倣其體製。而文采不及。文選取招魂而遺大招是也。朱子謂大招於天道詘伸動靜。若粗識其端倪。於國體時政。又頗知所先後。遂以爲勝招魂。此儒者之見。非詞家定論也。

屈宋楚辭爲千古詞賦之宗。不特意味深永。而佳句可摘。然有秀雅之句。有瑰瑋之句。屈原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望

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宋玉如泬寥兮。天高而氣清。

宋寥兮。收潦而水淸。同淨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
無聲。鴈雝雝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　皆秀雅之
句也。　屈原如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
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
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
羊。　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　據靑冥而攄
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
麾。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
兮。形蟉虬而逶蛇。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

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
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淸兮。與泰初而
爲鄰。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
凍雨兮灑塵。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 魚
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子交手
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靁填填兮雨
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
離憂。 宋玉如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
中。飡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

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道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皆瑰瑋之句也。後人爲楚辭者。但能竊其糟粕餖飣成篇。至其佳句。了不可得矣。

朱子楚辭註。較王逸簡淨明白。讀之頗爲連屬。然亦互有得失。至離騷以四句爲一章。不免穿鑿耳。張中丞刪註楚辭。於朱註一語不錄。已甚失之。又謂離騷原不用韻强叶者非。則似於騷辭初未窺一斑也。

嚴滄浪云。楚辭惟屈宋諸篇當讀。外惟賈誼懷長沙不見楚辭

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此外亦不必也。愚按諸篇而外。尚有賈誼惜誓可讀。其他摹倣盜襲。無一警語。至如方朔初放。王逸逢尤。益又卑下矣。

胡元瑞云。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複雜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爲尚。賦以誇張宏鉅爲工。又云。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求賦於魏之後。其三都乎。愚按屈原卜居漁父宋玉招魂唐勒大招。皆賦體也。相如大人賦。宜春宮賦。班固幽通賦。張衡思玄賦。皆騷體也。學者不可不辨。以下二則論騷賦之不同

胡元瑞云。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爲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自荀卿宋玉。指事詠物。別爲賦體。楊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爲名。實皆賦一體也。此論前人所未發明。

予少不曉事。謂古人於詩文。自無不能。後讀毛詩序與兩漢文範大異。讀荀卿詩賦。與三百篇屈宋之辭大異。乃知後世之儒。於詩文自有不能。非止有善有不善也。王元美云。荀卿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得之。此一則附論荀卿詩

祝君澤云：子虛、上林、兩都、二京、三都，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為靡而專於辭者，則流為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為使而專於理者，則流為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滅，賦體遂失。又云：俳體始於兩漢，（漢漸入於俳也）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陳后山云：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之所由始也。愚按古今賦體之變，此為盡之。（此一則論賦體之變）

詩源辯體卷之三　漢魏總論　漢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三百篇始流而爲漢魏。國風流而爲漢十九首、蘇李、魏三祖七子之五言。王欽佩謂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此但以古律聲氣求之。然魏人五言，如子建贈白馬王及仲宣公讌從軍等作，實出於雅，則又不可不知。雅流而爲漢韋孟、韋玄成，魏曹植、王粲之四言。頌流而爲漢安世房中、武帝郊祀，魏王粲太廟頌、兪兒舞之雜言。然五言於風爲近，而四言於雅漸遠，雜言於頌則愈失之。故鍾嶸詩品止於五言，而昭明文選亦不及乎雜言也。胡元瑞云：國風、雅頌，並列聖經，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

感歎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雅頌閎奥淳深。莊嚴典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既不倫。作自聖佐賢臣。體又迥別。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魏詩較漢有同有異以下總論論漢魏之同者至下卷始分別矣

漢魏五言。源於國風。而本乎情。故多託物興寄。體製玲瓏為千古五言之宗。說見國風論第三則詳而論之。魏人體製漸失晉宋齊梁。日趨日亡矣。

漢魏五言。本乎情興。故其體委婉而語悠圓。有天成之妙五言古惟是為正。詳而論之。魏人漸見作用。而漸入於變矣。

漢魏五言委婉悠圓於國風爲近此變之善者使漢魏復爲四言則不免於襲不能擅美千古矣胡元瑞云四言盛於周漢一變而爲五言體雖不同詞實並駕乃變之善者也語誠有見然不免或過說見十九首論中

漢魏五言雖本乎情之眞未必本乎情之正說見十九首論中故性情不復論耳或欲以國風之性情論漢魏之詩猶欲以六經之理論秦漢之文形多得矣

漢魏五言委婉悠圓雖本乎情然亦非才高者不能但有才而不露耳以十九首蘇李曹植王劉與趙壹徐幹陳琳阮瑀相比則知非才高者不能也

漢魏五言。委婉悠圓。其氣格自在。不必言耳。或欲於漢魏專取氣格。故必先蒼莽古質。而後委婉悠圓。如所謂曹公勝於子建之類詳見曹公詩論中是慕好古之名。而不得其實者也。昭明文選。庶幾得之。

趙凡夫云。古詩在篇。不在句。此語人未易曉。漢魏五言。格不同而語同。語不同而意同者。實多。予日夕諷詠。初不覺也。後見人一一檢出。方盡知之。然不如九方相馬。天機竟在何處。

古詩歌。不當以小疵棄之。漢魏五言中。亦有意思重複。詞語質野。字句難訓。雖非可法。不害爲古。又如青青河畔

草。一連六句用疊字，正見天成之妙。

漢魏五言，渾然天成，初未可以句摘，晉宋而下，工拙方可以句摘矣。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渾淪，（一本作混沌）非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是也。王孝伯稱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爲佳句，蓋論理意耳。（以下七則論漢魏詩與後代不同）

胡元瑞云：滄浪謂古詩氣象渾淪，難以句摘，此但可言漢。若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思君如流水，皆建安語也。子桓、子建，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句法字法，稍稍透露，乎按十九首，如思君令人老，磊磊澗中石，同心而離居，秋草萋以綠，與子建高

臺多悲風等。本乎天成。而無作用之跡。作者初不自知耳。如子桓丹霞夾明月等語。乃是構結使然。必若陸士衡輩有意雕刻。始可稱佳句也。

漢魏五言。為情而造文。故其體委婉。而情深。顏謝五言。為文而造意。故其語雕刻。而意冗。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呂氏之所謂意。即予之所謂情也。

漢魏五言。深於興寄。故其體簡而委婉。唐人五言古。善於

敷陳。故其體長而充暢。

漢魏五言。聲響色澤。無跡可求。至唐人五言古。則氣象崢嶸。聲色盡露矣。

或問漢魏詩。與李杜孰優劣。曰漢魏五言。深於興寄。蓋風人之亞也。若李杜五言古。以所向如意爲能。乃詞人才子之詩。非漢魏比也。讀漢魏詩。一倡而三歎。有遺音矣。

漢魏古詩。盛唐律詩。其妙處皆無跡可求。但漢魏無跡。本乎天成。而盛唐無跡。乃造詣而入也。或以漢魏無跡。亦造詣而入者。豈漢魏亦如唐人日鍛月鍊。千百成帙而有階級可升耶。秦漢與唐宋人文章。亦然。

漢魏人詩自然而然不假悟入後之學者去妄返真正須以悟入耳嚴滄浪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又云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漢魏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已上七句俱滄浪語以下九則論學漢魏之詩

漢魏人詩自然而然不假學習後之學者情興不足風氣亦漓苟非專習凝領不能有得耳胡元瑞云兩漢詩求嘗鍜鍊求合而神聖工巧備出天造今欲為其體非昔思力索所辦當盡取其詩玩習凝會風氣性情纖悉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莊嶽庶幾齊語已上十二句俱元瑞語元瑞於漢魏見其異而不見其同故言兩漢而不及魏

或問子元美有云西京建安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然則漢魏詩不當學耶曰漢魏詩非不當學但不可倉卒為之多作則倉卒而嫌於襲矣元美不云乎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是也故專習凝領而神與境會乃足以盡變倉卒琢磨而神與境離則嫌於襲耳

漢魏人詩本乎情興學者專習凝領而神與境會即情興之所至否則不失之襲又未免苦思以意見為詩耳如阮籍詠懷之作亦漸以意見為詩矣子學漢魏二十年

始悟入焉。

何元朗云古詩有託諷者其詞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連屬今人但摹倣古人詞句餖飣成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愚按古今學漢魏者惟于鱗為近然代從軍公讌不免於襲送元美答俞仲蔚又不免以意見為詩其他諸人則多如元朗所云爾乃知漢魏之詩誠不易學也

學漢魏詩惟語不足以盡變其興象不同體裁亦異固天機妙運無方耳譬如學古人書苟一筆不類便非其人

若必摹倣某幅而爲之則是臨畫非作畫也故凡學漢魏詩必果如出漢魏人手至欲指似某篇無跡可求斯爲盡變此非專習凝領而神與境會弗能及也于鱗十餘篇庶幾近之

古之於律猶篆之於楷也古有篆無楷故其法自古後人既習於楷而轉爲篆故其法始敝漢魏有古無律故其格自高後人既習於律而轉爲古故其格遂降學者但須專習凝領庶幾克復耳或言學古不必盡似此殊爲學古累果爾則自出機軸可也學古豈容不類耶與總論胡元瑞云一則及今人作詩一則參看

漢魏晉宋之詩，體語各別。今或以漢魏之體而用晉宋間語（亂雕刻語摘見晉宋論中），是猶以虎豹之質蒙犬羊之皮，人見其爲犬羊，不見其爲虎豹也。

古詩賦惟三百篇、楚騷未有定韻可考，漢魏兩晉則自有古韻。東冬江爲一韻，支微齊佳灰爲一韻，魚虞爲一韻，眞文爲一韻，寒刪先與元前半截爲一韻，蕭肴豪爲一韻，歌麻爲一韻，庚青蒸爲一韻，仄韻倣此（如平聲東冬江爲一韻，上聲則董腫講爲一韻，去聲則送宋絳爲一韻，入聲則屋沃覺爲一韻，他韻當以類推）。至劉宋始漸入今韻。今刻韻書，謂江韻古通陽，眞韻古通庚青蒸，侵刪韻古通覃咸，先韻古通塩，庚韻可轉爲陽韻，遂按

古詩以漢魏爲主。若出於漢魏之上。則吾不得而知。且江韻通陽。僅見古樂府長歌行。用一幢字。庾信代人傷往。用一雙字。庾韻轉爲陽韻。僅見曹丕雜詩。用一橫字。疑當時以鄉音叶入。何得據此便可通用。若諸家變體又不可爲法。且謂眞韻古通庚青蒸侵。删韻古通覃咸先先韻古通鹽。予實無所考。果爾則凡口吻之便者。皆可通用。不幾於小兒學語耶。又各韻後。刻古叶韻。益非詳論周詩末則然學古詩用古韻五言爲當。而七言未宜。蓋五言盛於漢魏。七言盛於唐也。若五言古唐體。則又不當用古韻矣。楊用修云。近世有偶強好異者。既不用古韻

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良
爲後人一笑資爾予謂後人學古詩不用韻者直是踈
淺以爲古詩本不拘韻非佩强好異也

擬古與學古不同擬古如摹帖臨畫正欲筆筆相類米子
謂意思語脉皆要似他的只換却字蓋本以爲入門之
階初未可爲專業也曾蒼山云前人擬古既用其意又
用其事是士之盜也斯言謬矣至于繇元美於古詩樂
府篇篇擬之則詩之真趣殆盡（以下三則論擬古之詩）

擬古皆逐句摹倣則情興窘縛神韻未揚故陸士衡擬行
行重行行等皆不得其妙如今人摹古帖是也惟江文

通雜體擬其大畧。不倣形似。則情興駘蕩。神韻自超。故倣魏文、子建、仲宣、士衡等。有酷相類者。如今人學羲獻。是也。至若士衡、明遠樂府諸篇。雖借古題而實自成體。則又非擬古類也。

擬古惟古詩及樂府五言爲難。而鐃歌及樂府雜言爲易。蓋古詩及樂府五言體有常法。而意未可移。故擬者不能自如。而其情易疎。鐃歌及樂府雜言體無常法。而意可竄易。故擬者得以操縱。而其調易古。胡元瑞云。郊廟鐃歌似難擬而實易。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古詩樂府似易擬而實難。猶畫家之於狗馬人物也。可謂善喻。

試觀于鱗元美所擬。當自得之。

漢初樂府四言。如四皓采芝操。高帝諱邦字季鴻鵠歌。軼蕩自如。自是樂府之體。不當於風雅求之。三曹樂府四言。皆出於此。然采芝不知何人所作。疑樂府所為。以下分論漢人詩歌

高帝大風歌。項籍字羽垓下歌。皆樂府楚聲也。漢書漢武立樂府司馬遷作史記蓋亦其時大風詞旨雖直。而氣驃遠勝。垓下詞旨甚婉。而氣稍不及。元美謂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是也。謂帝王興衰氣象於此而見非真有意描寫之也然二君皆非文士。而大風已歌於沛。疑臣下潤色。垓下。則樂府潤色耳。觀此。其他可知。胡元瑞謂敕勒歌等原非出于文士果爾偶見一二可也若篇篇成文則無是理矣虞美人歌。慨

慨足悲而語近附會疑出於僞元瑞亦嘗言之

樂府之詩當以漢人爲首馮汝言云琴操肇於上古如神人暢南風歌之類又在仲尼前但今所傳之曲未必盡出於古耳樂府之名自興於漢何得以此相掩已上皆汝言語

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失之不及而　國朝諸公論詩每失之過如漢五言十九首蘇李等作晚唐宋元諸人畧不及之而雜言房中郊祀等作　國朝徐昌穀諸公則盛推焉此過與不及也安世房中武帝郊祀雜出於頌然語既深酷前人謂多難曉而義實卑淺魏文汲黯亦嘗病之宋書樂志魏文帝讀安世詩無二南風化之言改曰享神歌史記將新得神馬因次爲歌汲黯

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今按寶鼎芝房白麟赤鴈等歌皆此類也且其體多變。而句甚雜。王元美云郊廟十九章失之太峻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馮元成亦云房中歌雅歌之流類嶧山諸銘練時日三言之始詞騁而意放騷之變而雅之反也是其體多變也又三百篇以四言為主三言雜言間有之耳房中郊祀或通章三言又有變至七言者是其句甚雜也元成言騷之變而雅之反當言騷之變而頌之反為是以頌準之。去頌實遠。下流至王仲宣太廟頌俞兒舞今不辨其純雜。察其正變。但以其深酷奇峻而獨推之。是慕好古之名。而不得其實者也。然房中去頌雖遠。恐亦非唐山夫人作。或以為秦宮中內史。高帝收錄之。是也。安世房中去頌雖遠而詞實深與非尋常文士所及元美所謂調短弱者特以雅歌相况言之非婦人才短氣弱之謂也

周之雅頌多周公之徒所製故其體爲正而其句有則語旣顯明而義實廣大漢之房中郊祀乃相如之徒所爲（武帝郊祀十九章使司馬相如鄒子樂等爲之）故其體多變而句甚雜語旣深晦而義實卑淺王叔武云雅頌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語甚有見

郊祀三言如練時日天馬徠華爗爗赤蛟綏等篇氣甚遒邁語甚軼蕩爲三言絕唱然自是漢人樂府若以頌體求之則失之遠矣

韋孟四言諷諫韋玄成（字少翁）四言自劾等詩其體全出大雅然大雅雖布置聯絡貫不必首尾道盡故從容自如

而義實寬廣。韋孟韋玄成先後布置。事事不遺。則矜持太甚。而義亦窘迫矣。下流至曹子建王仲宣四言　孟諷諫十一章。在鄒六章。玄成自劾十章。戒子孫七章。章數甚明。諸家皆不能分。後人四言因遂有不分章者。

徐昌穀云。韋孟輩四言窘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來日大難宋書樂志作古詞　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耳。愚按元美謂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元瑞謂曹公子建二詩。雖精工華爽。而風雅典刑幾盡。二詩本樂府體說見於後　斯並得之。若韋孟玄成之窘縛者。直是先後布置事事不遺故耳。非受雅頌困也。

古詩五言十九首。舊註。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爲誰。或云枚乘。而梁昭明既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中有上東門宛洛等語非盡爲乘詩。故蒼山曾原演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今姑依昭明編次云。已上古詩註今文選編次又不同矣按鍾嶸云。古詩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云云。則十九首。與上山采蘼蕪等篇。皆古詩也。昭明刪錄而爲十九首耳。然中既有枚乘之詩。則當爲五言之始。

古詩十九首。鍾嶸謂其體源出於國風。劉勰謂宛轉附物。怊悵切情是也。王元美云。十九首談理。不如三百篇而

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予竊更之云。十九首性情不如國風。而委婉近之。是千古五言之祖。蓋十九首本出於國風。但性情未必皆正。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其性情實未爲正而意亦時露。又不得以微婉稱之。然於五言則實爲祖。尤正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是也。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以漢魏敵國風也。若潘陸四言。聯比牽合。蕩然無情。十九首。託物興寄。情致宛然。又不當以此論耳。王敬美云。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顏延年謝玄暉四言之排律也。深得之矣。

漢人五言惟十九首觸物興懷未嘗先立題而為之故興象玲瓏無端倪可執此外因題命詞則漸有形跡可求矣魏曹王諸子雜詩亦然

古詩十九首乃昭明選錄采衆人之精故文采完美畧無棓拚之態或以此見琢磨之功者非也

古詩十九首而外惟新樹蘭蕙花步出城東門二首可與並駕上山采蘼蕪四座且莫喧十五從軍征三首類樂府體餘則未能完美耳又楊用修集所載閨中有一婦一篇淺近不類未敢收錄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疑亦非漢人語

十九首固皆本乎情興。而出於天成。其外如上山采蘼蕪等。雖有優劣。要亦非用意爲之也。胡元瑞云。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詞藻氣骨。畧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元美乃云十九首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又云。東風搖百草。稍露峥嵘。便是句法爲人所窺。豈以漢人亦有意斂藏耶。善乎趙凡夫云。古詩在篇不在句。後人取其句字爲法。謂之步武可耳。何嘗先自有法。

漢人古詩。本末可以句摘。但魏晉以下。既有摘句。而漢人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起結數十語。以見大畧起。

語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結語如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人生非金石。豈

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等句不但語出天成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亦可槩見欵詠全篇則建安以還高下自別矣

古詩五言四句如采葵莫傷根南山一樹桂二篇格甚高古語甚渾樸有天成之妙此五言絕之始也（下流至曹子建五言四句）日暮秋雲陰乃六朝人詩菟絲從長風則六朝樂府語耳

武帝（諱徹之字曰通）避離瓠子二歌賀勝於文氣格蒼古秋風辭

文質得宜。格在其中。王元美云。漢武固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胡元瑞云。大風。千秋氣槩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已上元瑞語 樂府雜言李夫人歌。僅十數言。而委婉有致。意味無窮。楚聲落葉哀蟬曲。聲調極靡。而題亦非古。出於王子年拾遺。偽撰無疑。仲默擬之。不能辨

七言歌謠。其來雖遠。而真偽莫辨。詩則始於漢武帝栢梁臺聯句。栢梁詩羣臣各以其職詠一句。殊不成章。且其語太質野。未可為法。胡元瑞云。栢梁句調太質。興寄無存。不足貴也。已上元瑞語 然平子四愁。子桓燕歌。晉人白紵每句用韻。實本於此。又不可缺。後人因謂每句用韻者

爲栢梁體因弁錄之

屈宋楚辭本千古辭賦之宗而漢人摹倣盜襲不勝饜飫惟小山招隱士一篇聲旣峻絕而語復奇聳在屈宋後蟜蟜獨勝胡元瑞云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較之秋風招隱奇秋風正大白多類招隱子美常近秋風

淮南王招懷天下之士故小山作招隱士以招之大意言山林險阻虎豹叫嘷不可以處與後人招隱之意相反王逸謂小山傷閔屈原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以章其志可爲絕倒

卓文君樂府五言白頭吟沛然從肺腑中流出其晉樂所

奏一曲。乃後人添散字句。以配音節耳。樂府滿歌行。西門行。東門行。及甄后塘上行。皆然。昔人稱李延年善於增損古詞。則樂府於古詞。信有增損者。

李陵字少卿 蘇武字子卿 五言。昭明選錄諸文選。劉勰乃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愚按左氏傳。子長不及見。左傳漢初出於張蒼家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未行於世至建武時陳元最明左傳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封卒復罷其後賈逵服虔皆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漢書所載。而史記有弗詳者。正以當時書籍未盡出故耳。由是言之。成帝品錄而不及蘇李。又何疑焉。東坡嘗謂蘇李之天成。是矣。至

因劉子玄辯李陵書，非西漢文。乃謂蘇李五言亦後人所擬，亦不免爲惑。蘇李七篇，雖稍減十九首，然結撰天成，了無作用之跡，決非後人所能。若文苑所載錄別數首，則後人因七篇而廣之者。元美謂雖總雜寡緒，而渾樸可詠，固不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辯也。又摯虞云（晉初人）：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志。至其善篇，有足悲者。總雜不類，蓋指錄別；善篇足悲，乃謂文選所錄耳。以此觀之，其來遠矣。然摯之言，亦有所據，初非謬妄。

馮元成云：少卿怨而不怒，子卿哀而不傷。愚按少卿三篇

悽慨悲懷。自是羇臣口吻。子卿四首。雖稍爲散緩。而頓挫抑揚。亦是西京風範。然摯虞論李陵。而不及蘇武。劉勰鍾嶸。與昭明同時。而亦不及武者。蓋亦有未見耳。少卿如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等句。皆羇臣口吻也。子卿如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欲展淸商曲。念子不能歸。 等句。皆頓挫抑揚者也。

鍾嶸云。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皎然云。李陵蘇武天與其性。發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作用之功卽所謂完美也見班固論中下卷言作用之跡正與功字不同功則猶爲自然跡則有形可求矣信如此說。則五言不始於十九首矣。

宋人謂蘇李詩。在長安而言江漢。又謂獨有盈觴酒與十九首。盈盈一水間。俱不避惠帝諱。疑皆非漢人詩。愚按子卿第四首。乃別友詩。安知其時不在江漢。又韋孟諷諫詩總齊羣邦。於高帝諱且不避。何必惠帝。趙凡夫云。說文止諱東漢秀。莊。炟。祜。四字而於西漢邦盈以下。皆不諱也。

漢稱蘇李。豈讓蘇。魏稱嵇阮。嵇寧勝阮。以至晉之潘陸。宋之顏謝。陳之徐庾。唐之高岑。錢劉。元白。皆順聲而呼。非以先後爲優劣也。

昭帝（諱弗陵字曰玉）黃鵠淋池二歌。皆樂府楚聲也。黃鵠氣格蒼古。聲韻峻絕。淋池情雖蕩。而氣則淳。然淋池出於王子年拾遺。眞僞亦不可知。

王嫱四言怨詩。蓋樂府體也。制作雖工。而敘述太周。用意太切。也於僞撰無疑。

班婕妤樂府五言怨歌行。託物興寄。而文采自彰。馮元成謂怨而不怒。風人之遺。王元美謂可與十九首蘇李並

驪是也。成帝品錄詞人。不應遂及後宮。不必致疑（其說見蘇李論中）

趙飛燕 [樂府楚聲]有歸風送遠操。語甚淺易。而題亦非古。亦僞撰也。

馬援 字文淵 [樂府雜言]武溪深行。僅二十餘言。情景相融。鬱紆有致。是[樂府]妙境。

傅毅 字武仲 [四言]迪志詩。二章之後。實可繼響。當作八章。

班固 字孟堅 [四言]明堂辟雍靈臺諸詩。非[雅]非[頌]。其體爲[變]。[五言]詠史一篇。則過於質直。鍾嶸云。班固詠史。質木無文。是也。

予嘗謂漢魏五言由天成以變至作用故編次先十九首次蘇李班婕妤次魏人然劉勰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又或疑十九首多建安中曹王所製其說亦似有見班固詠史質木無文當爲五言之始蓋先質木後完美其雅頌與唐人相類漢先西京論四言雜言也晉以後五言則文益勝矣

張衡字平子 四言怨篇得風人之致然僅止一章恐非全詩

樂府五言同聲歌較之西京始見作用之跡

張衡樂府七言四愁詩兼本風騷而其體渾淪其語隱約

有天成之妙當爲七言之祖下流至曹子桓燕歌行胡元瑞云。四愁章法實本風人句法率由騷體又云離騷盛於楚漢一變而爲樂府大風垓下等歌體雖不同詞實並駕乃變之善者也愚按離騷變爲樂府而四愁則尤善云如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等章體皆渾淪語皆隱約者也此未可句摘故錄首章以見大畧後燕歌行白紵舞歌行路難皆同恭欲小論另成一書也

朱穆四言絕交詩語甚庸鄙不當以古質目之葢漢人詩雖人止數篇亦自有當家也。

靈帝諱宏樂府楚聲。有招商歌。聲氣與昭帝淋池歌相類。然亦出於子年拾遺。其僞亦不可知。

高彪字義方五言清誡一篇。蒼莽古質。與曹孟德相類。趙壹字元叔酈炎字文勝孔融字文舉秦嘉字士會五言。俱漸見作用之跡。而壹炎融則用意尤切。蓋其時已與建安相接矣。

徐昌穀云。孔融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胡元瑞云。趙壹疾邪詩。何格猥凡。漢五言最下者。俱得之矣。

後漢詩蔡琰字文姬歸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意擬五言一章。與焦仲卿妻詩相類。陳繹曾謂其眞情極切。自然成文。是也。但篇首十數語稍見鄙拙耳。胡元瑞謂

猶褚先生學太史者。非。其楚調一章。語雖猥凡。然自是琰作。胡笳十八拍。出於偽撰無疑。王元美云。胡笳十八拍。軟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非文姬筆也。中如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胡笳本自出胡中援琴翻出音律同數語乃唐調也

漢人樂府五言與古詩體各不同。古詩體既委婉。而語復悠圓。樂府體既軼蕩。而語更真率。下流至曹子建樂府五言蓋樂府多是敘事之詩。不如此。不足以盡傾倒。且軼蕩宜於節奏。而真率又易曉也。趙凡夫謂凡名樂府皆作者一一自配音節。予未敢信。樂府如長歌變歌傷歌怨詩等。與古詩初無少異。故知漢人樂府。已不必盡被管絃。況魏

晉以下乎。若云采詞以度曲。則十九首蘇李等篇。皆可入樂府矣。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亦未盡得

漢人樂府五言。軼蕩宜於節奏。樂之大體也。如白頭吟。塘上行等。後人添設字句。以配音節。樂之律調也。其他亦必有添設字句者。但不盡傳耳。初非作者自配音節也

若雜言諸作。則又不可槩論。

漢人樂府五言。有歌行篇引等目。名雖不同。而體則無甚分別。後人必欲於樂府諸名辯之。恐不免穿鑿耳。今試舉樂府數篇而隱其名。有能別其為歌為行。為篇為引者。則予為無識矣。茂秦元瑞亦嘗言之。

漢人樂府五言。如相逢行。羽林郎。陌上桑等。古色內含。而華藻外見。可爲絕唱。如相逢行云。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娼。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羽林郎云。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　陌上桑云。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東方千

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等句。皆古色內含。華藻外見者也。晉宋而下。文勝質衰。綺靡不足觀矣。

漢人樂府五言。焦仲卿妻詩。眞率自然。而麗藻間發。與陌上桑並勝。人未易曉。何仲默云。古今惟此一篇。凡歌辭簡則古。此篇愈繁愈古。王元美云。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訴。長篇之聖也。已上六句元美語然命如南山石二句。上下。或有脫簡。

漢人樂府雜言。有鐃歌十八曲。中多聱絕之語。但全篇多

難解。及追詰屈曲者。或謂有缺文斷簡。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其意義明了。僅十二三耳。于鱗元美。篇篇擬之。豈獨有神解耶。中惟上陵君馬黃。有所思。上邪。臨高臺。五篇。稍可讀。姑錄之。如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　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　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　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　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　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君有他心。樂不可禁。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

問遺君雙珠玳瑁簪。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褎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為警絕者也于鱗雖多相肖而不免於襲冗美則別一調矣。

漢人樂府雜言如古歌悲歌滿歌西門行東門行豔歌何嘗行文從字順軼蕩自如最為可法烏生王子喬董逃行孤兒行婦病行語雖奇古中有不可解不可讀者然滿歌而下實為西德子桓雜言之祖學者苟能一一強記則識見高遠下筆蒼古而於後人擬古等作可別其

遠近矣。中如王子喬云。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東遊四海五嶽。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今我聖朝應太平。董逃行云。但見芝草葉落紛紛。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藥若木端。玉兎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孤兒行云。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淚下渫渫。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等句。亦可爲警絕者矣。

漢人樂府雜言。如董逃行、鴈門太守行、詞意與題全不相類。疑別有古詞。此但胥其聲調耳。曹孟德陌上桑、秋胡行亦然。